

一之書叢實現與論理

# 論民主政治

鄧初民等著  
沈志遠編

學術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一之書叢實現與論理

# 論民主政治

鄧初民等  
沈志遠編

學術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理論與現實叢書之一

# 論民主政治

每冊實價壹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鄧初民等

編者 沈志遠

發行者 學術出版社

重慶學田灣  
四號附一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再版

## 編者序

這裏搜集着七篇關於新時代民主問題的論文，都曾經在「理論與現實」雜誌上發表過的。它們形成一本相當有系統性的文集，這對於當前抗戰民主運動底展開，是有若干參考價值的。

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裏，服從這一偉大時代任務的民主運動，是一種不同於十八世紀西歐的或十九二十世紀俄國的民主運動。它代表着一個歷史的新範疇。在內部的關係上講，這是一種真正人民大眾的民主運動，它將由人民自己來掌握政權（國父遺教），通過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三種「不平」底消滅，以達到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豐裕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在外部的關係上講，它將配合歷史現階段——資本帝國主義崩潰階段上全世界被壓迫者反抗那製造飢餓、貧困、恐慌、戰爭的極少數獨佔資本金融寡頭統治的革命運動而成爲後者底重要組成部分，和全世界革命的被壓迫者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拉手地共

同走向 國父所指示的大同世界。這便是當前歷史階段上的民主主義底主要內容。

呈現在讀者之前的這本小冊子，對於當前中國（乃至世界）抗戰民主運動底歷史背景、其任務、其內容及其意義等等，都有深刻而精闢的分析。爲展開這個運動，它大概多少有一點點幫助。

沈志遠識於陪都，二十九年十一月。

# 目次

## 編者序

論民主政治

鄧初民(一)

憲政與民主

韜奮(三六)

五四運動與民主主義

胡繩(五七)

中國憲政運動的幾個階段

柳湜(七五)

論當前憲政之意義

鄧初民(一一八)

民族運動的時代性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

華崗(一五三)

法國民主政治的沒落

張友漁(一九七)

# 論民主政治

鄧初民

## 一 幾個重要論點

一定發展階段的歷史規律性之把握，是一切歷史課題之論究的前提。那麼，我們該不能否認近百年的中國革命歷史——不論是戊戌變法以前的民本主義思潮、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國民革命運動，一直到一九三七的七七、八一三，抗戰開始的所謂『抗戰建國』的偉大運動——都是民主性的革命吧！

這一民主性的革命，又正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民主性的革命好像一根紅線似地貫串着近百年中國歷史每一革命運動的環節，而且從這一環節到另一環節的推移，其民主性的發展也配合着時代環節的發展，愈是最近的一環，愈是把民主性包藏得豐富、繁縷——愈是顯得時代的環節與民主性要求之不可分。那麼，中國今天是正處於炮火掀天

的艱苦抗戰中之最後一環，今天客觀上全民抗戰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即是民主的任務。這一對於民主之強烈性的要求，還不僅是歷史發展規律性的一般所規定的，而且是配合着時代環節之特殊的規定。即在今天民主的要求，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一般與特殊之統一。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一。

民主、民治、民權，都是「德謨克拉西」一字的譯意，因此，民治主義、民主主義、民權主義，也都是名異實同的概念。所謂民主性的革命，即是民主主義、民權主義的革命，按照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規定的來說，也可以說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三民主義如山先生自己所說：雖具有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同一性、發展性，然在今天來說，它還沒有也不可能超越民主革命的界限。不錯：今天是全民對日抗戰，是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但我們決不能把抗戰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所規定的具體的革命內容分開，而且我們要知道：『民族問題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同時，『民族問題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亦即「民生問題」的一部分。民族、民權、民生在社會基礎上，因而在政治任務上，具有不可分裂性；儘管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各自對於一個時期的主導性。就其不可分裂性說：



今天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就其主導性說：今天是民主性的革命，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二。

近代外邦輸入的名詞、概念、範疇，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不論是什麼都好，例如「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一到中國來，它的意義、內容，就兩樣了，不，這正是真理的具體性之具體表現。無論什麼名詞、概念、範疇，都不是抽象的，絕對的東西，即都有它一定的特殊的歷史內容。民主政治，『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運動，即因歷史內容的不同，可以由低級的民主逐漸擴大為較高級的民主，由形式的民主逐漸接近於實質的民主，純粹的一般的民主是沒有的。它又因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動，可由肯定走向否定，即由民主轉變為它的反對物——專政。例如德意有產者的民主轉變為金融獨佔資本的法西斯獨裁，有產者的形式民主，即是實質的專政，形式的轉變是導源於實質的。反之，專政亦可轉變為它的反對物——民主，例如蘇聯無產者的專政轉變為斯大林憲法的民主，無產者的專政，即是實質上的民主，專政與民主，是互變的互相滲透的。民主呢，專政？不把握其社會經濟條件，不把握其歷史內容，脫離現實的理論思維之空虛研究必然要變成經濟主義、形式主義的符號玩弄。今天的中國民主，應該如何配

合其社會經濟條件，配合其歷史內容，配合其特殊的時代環節，一句話，如何切合抗戰炮火的現實的要求，導出民主的內容與實質，導出今天民主的具體規定，這是本文重要論點之三。

所有這些論點是互相聯繫不可分的，但其根本特徵，是一定發展階段之歷史的規律性，決定一定發展階段之民主的規律性。『民主不是一個空虛的絕對的概念』。

## 一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政治

根據以上三個論點，我們便可展開民主發展的歷史階段之論述。同時，便可確認中國現階段民主內容之具體的規定。

從大體上說來，歷史上有過古代式的民主，有過資本主義下的民主，也有着勞動者的民主。但嚴格地說，『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民主只能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係的產物。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論述，也只能從資本主義社會開始。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形式有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在形式上，爲資本制下民主之特徵的東西是規定國家組織、機關職權、人民權利義務等的憲法及其他一切公私法律。法律之前萬民平等，即「在人類個性平等一標語下，資產階級民主聲言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的平等：」，並且在憲法的規定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是分立的。

第二、在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之下，代議制也是最重要的特點。民主國家在憲法中規定了由人民選舉而組織的議會，並且在形式上它是國家最高權所在的首領機構。英美法大多數國家的國會是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的，即下議院與上議院（上議院議員有終身被任命的）。

第三、在形式上，自由、平等、博愛是民主政治最輝煌最基本的三大標幟。人生而自由（包括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居住、信仰、營業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民主；人生而平等（包括法權公民權等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博愛是民主制度之倫理的轉化，民主之另一側面，這在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理論家看來，也是很重要的。所謂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理論，即由「人性論」的天賦自由平等概念出發的有名的盧梭之民主理

這些特徵，並不是各自孤立的，它由一定歷史階段之規律性聯繫着，但這些都不過是有產者的自覺手段之一側面，「民主」之現象形態，形式騙局。法國號稱民主政治的母親，然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於臨死時痛呼：『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王國』，而且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國家的各種形態之一，因此，同一一般國家的本質規定一樣——國家只是社會矛盾的產物。而所謂自由平等，當然也和民主一樣，不是形式與內容一致的絕對物。老實說：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在其具體的歷史內容上，只是實質的專政。

資本主義下之形式的民主，實質的專政，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導源於封建社會內部。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是在封建社會的內部孕育着的。資本主義對封建關係的革命，其目的並不在取消為封建關係服務的貴族專政——取消封建關係的榨取制度，只企圖改變榨取形式，把榨取的專政特權，從土公貴族手裏轉移到資本家手裏，所以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並不根本破壞封建國家的國家機構，只是改造這國家機構，加強這

國家機構，使適合於有產者的需要。所以資本主義形式的民主在其初建立時并不澈底消滅封建特權，轉而愛好他們，羨慕他們，即它對於昨天的敵人——王公貴族不但不仇恨，而且友愛起來；反之，對昨天的戰友——人民大眾不但不聯合，而且表現極大的恐懼與仇視。這不是偶然的。復次，資本主義實質的專政，由隱密的形式到公開的法西斯獨裁，更加回轉去寶貝那些殭死的落後的中世紀的東西，甚至公然採用宗教裁判等野蠻屠殺，焚書坑儒等殘酷暴行，把世界歷史硬拉回農奴制的黑暗世紀，更不是偶然的。

但縱然它只是形式的民主，也不是沒有歷史發展的進步因素，資本主義的社會較之封建社會，確實進了一步，例如它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取消了榨取者對被榨取者的超經濟的剝削，並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為更高級社會的條件，甚至在其形式與內容之本質的規定，畢竟有着某些對立的一致這一點上，形式的民主也曾開闢了有限性的某些自由平等的園地，使得人民大眾的解放鬥爭更加容易；不過這仍不能掩蓋它根本上的弱點：

第一、它所具有的國內階級矛盾，把民主侷限於有產者的根本利益，雖在今天，民主政治因了法西斯的瘋狂，民主陣線因了與侵略陣線相對立，爭取民主，成爲世界革命的中

心問題，然而由於民主的狹隘性，英法仍不能立刻組成集體安全制的民主陣綫以對抗法西斯侵略陣綫。一直到侵略的火燄燒到自己房子上來了的現在，才臨時抱佛脚地乾着急。

第二、它從國內階級矛盾這一根本矛盾出發，使得國內民主，也不十分澈底，即令是法國的人民政府，對於人民某些權利的給與，總時在動搖不定中。

## 二 勞動者的民主政治

勞動者的民主，是民主之更高階段的發展形態，它也有它的諸種特徵：

第一、它的民主——它的國家形式是新型的獨創的蘇維埃。這種新型的國家，導源於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舊俄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它澈底破壞了舊國家機構，在官吏的選舉和武裝人民來代替常備軍制等的新的基礎上建設了自己的系統。

第二、蘇維埃政權的根本特點，在於它把那些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剝削的廣大工農羣衆，提拔爲國家機關的柱石。它不是虛偽地，而是真正地吸引廣大勞苦羣衆參加國家大事和社會事業的管理。

第三、蘇維埃把一切政權（立法、行政、司法）都放在蘇維埃手中，蘇維埃代表大會和聯邦最高蘇維埃（Verkhovnyi Soviet）一方面頒布法律，同時直接管理國家，執行和考察被頒布了的法律之是否實現。

第四、蘇維埃的選舉，不是按照地域，而是以生產機關（工廠、企業）作單位。不僅蘇維埃代表是選舉的，一切官吏（包括法官）都是選舉的，因為預定要把公民來代替官僚，於是把選舉期限定為一年或一年半一次，藉以實行訓練極廣大的民衆來參加國家機構。假使選舉者認為必要——例如被選舉者不努力工作或違反大衆利益，選舉人隨時可以撤消或調換他。

第五、蘇維埃實行對於人民大衆較澈底的德謨克拉西，給了人民大衆以各種自由（言論、思想、結社、集會、出版等自由）平等（國內各民族平等與公民平等）。同樣並給了國家武裝力量的新的組織形式，即爲了自衛，爲了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組織了以工農大衆爲基本分子的自己的紅軍。

第六、蘇維埃憲法，尤其是斯大林憲法，在生活中曾引起了羣衆的政治積極性之空前

未有的高漲，使國家與人民密切接近，使國家機關與民衆溶和的途徑上有了一種新的進步。國家對羣衆的骨肉的聯繫，同時，鞏固了增強了蘇聯國家機關的威力——對羣衆的聯系越密切，勞苦大衆被吸引來管理社會和國家大事的越多，則蘇維埃國家的威力與力量也越大。

所有這些特徵，也爲其歷史的規律性貫串着。但它對於人民大衆是民主的，而對於舊俄期代的貴族、地主、官僚、政客、軍官、警察、僧侶等則是專政。這好像是多數人民大衆對於少數特權者的專政，它是把專政建築在人民大衆的堅實基礎之上，專政與人民大衆骨肉相連，專政一天天吸引廣大的下層民衆來管理社會和國家大事，專政如同用數千萬線索與民衆密切聯繫着，專政如同把千百萬隻眼睛和耳朵與民衆通聲氣通情報，所以它受到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尊敬與擁護，加強了專政的力量與威權。它的領導者，也就敢於把「專政」這一粗暴的名字，在全世界一切人們面前公開。這種專政，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的專政，它是要拿專政制裁舊統治者的反動，聯合並改造勤勞大衆的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合理的生產制度，亦即消滅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消滅一切社會階級的對立和鬥爭，同時，



自然也消滅了專政本身。

這種以專政消滅專政的「專政」，即以加強國家力量來消滅國家的「專政」，無疑是要儘先創造相當的經濟條件，儘先使國家機關與千百萬羣衆銜合起來，在實質上無疑是較高級的民主——與資本主義下的民主相較。同時，它又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民主，猶之資本主義的民主，是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民主一樣。所以它有着它不可掩蓋的優點：

第一、由於其民主的高度性，不僅逐漸消滅了國內任何階級差別，不僅擴大了國內勞苦大眾享受文明幸福的自由平等權，即擴大了實質的民主，而且在舉世法西斯瘋狂侵略威脅其他民主國家之際，成爲爭取世界民主之有力的支柱，成爲世界民主統一陣綫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一切戰綫上，例如在目前弱小民族的反抗異族壓迫的民族戰綫上，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反戰爭的人民戰綫上，都盡了『爲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的任務。

第二、由於其民主的澈底實行，爲的是要取消歷史過程中爲一切矛盾所導源的根本矛盾之階級矛盾，它已經與世界上被壓迫階級站在一邊，不，它已經是世界上被壓迫階級本